



日記故事序

日記故事一書乃童稚之學誠質徃行
實前言以孝弟忠信礼義廉恥之事悉
舉而備使資幼學者講習有所階梯也
升堂入室易以及難要之至理亦不外於
是矣豈可以其小學而忽之耶余因館於
以此進講者錯落愈盛至於句讀不可以
分故暇日立意檢點疑者解之紊者去之

日積月累孟秋是書告成焉鄰居劉者懇
求與之鏡梓余不敢以私為已有欣然付之
刊行後學君子知有妄處真改而証之非
余之幸實天下之幸也是為序

旨

嘉靖二十一年秋七月穀旦後學書林熊大木識

序畢

蜀地當年草木雄
精靈鍾氣產英標



人號曾子

年臨十歲通經史
父母奇之各五益饒

新和 字分類校正日記大全卷之一

建安草廬虞詡以成 纂集

書林贅筆後學熊大木校註

。生知類不待學而知

人號曾子

後漢張霸字伯鸞幼年知孝讓

曾子門人曾子七歲通春秋夏建餘經父母曰

汝小未能答曰我饒為人饒也

對日食狀

後漢黃琬字季英江夏人少辯慧

瓊為魏郡太守日食瓊以狀聞於朝太后問所

食多少瓊未知所况其對琬在傍曰何不言

食之餘如月之初甚明瓊驚異其對即以其言

應詔問矣

十歲奇童善屬文
魏王疑是情人云

字不父拜



魏前百討傳言論
下筆成章驚等公

請面試文

魏志特曹植字子建十歲善屬文
文章太祖嘗
父嘗視其文曰汝倩人邪
植跪曰言
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奈何倩人

字父不拜

魏志特常林字伯魏年七歲有父黨造門問林
伯先在否
伯先之字汝何不拜
禮云見父林曰雖
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
不敬故以是答之

與客戲笑

魏志特楊脩字德祖九歲聰慧孔君平請其父
也訪見父不在其家乃呼兒出設果
脩出設果
有楊梅孔平曰此是尔家果
因其姓楊
脩答曰
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因其姓孔

對日遠近

年少聰明龍異之
元王嘗置膝前順

對日遠近



長安新日日猶近
其答問言每月出奇

年為太子時
其父元帝寵異之年數歲嘗
置膝前屬也
長安使詔來元帝問曰
朔明日如

長安孰遠近對曰長安近
以地計不聞人從日
遠來
非言日在天上
元帝異之對曰
明日宴群僚

又問之
帝又問其事
對曰日近
元帝失色
因

與前不同
何以異問者之言
對曰舉目見日不
見長安
元帝在言日近
由是益奇之
其所謂

尤善於更
奇之也

改正明字

唐劉晏字士安七歲奉神童
謂之神童以此
晏為正字
屬楊貴妃置之膝上
親為畫眉

鬢為貴妃明皇幸之
妃明皇問曰卿為正字
得幾字
晏尚幼故以此問之
晏曰天下字皆正

惟明字未正
此明字指左右

其答問言每月出奇

宋室唯名美固華
始生週歲敏堪誇



羅前百坑無閑取
組笠干戈執印非

提 取 印

座 稱 顏 回

晉謝尚字仁祖年八歲父鯤常携之送賓客或

曰誠人此兒一座顏回也此尚如孔答曰座

尼父焉別顏回焉尚言座中无孔子在席賓莫不

感嘆莫其應是也

展 書 指 字

唐白居易字樂天生七月能展書檢閱指之無

二字雖百試不差

提 取 印

宋曹彬字國華事宋三朝始生周歲日週一父

母以百玩物器也羅列於前觀其所取以也彬

左手持干戈武也右手取組豆祭器也斯頃取一印

取印也餘無所觀其地玩具也後果為樞密使

還 鷓 鴒 對



鍾靈聰後宋元之
七歲能文妙絕奇

屏上一鷓鴣對句
遂成夜筆奏其題

還 鷓 鴒 對

宋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事文簡公為郡從

事簡公特為別馬官始知之知元之聞其家以

磨去聲下何麵為主因令作磨詩元之不用思而對

但存心裏正事中也無愁眼下磨下得入

輕借力便是轉身時磨也可以變簡公大

奇之留與子弟講李詩書一日太守長簡公大

出詩句云鷓鴣能言爭似鳳能坐客未能

對公歸鴉之屏間元之書其下云如珠雖巧不

如蚕發中之衣者公笑曰經綸之才也美其才遂

加以衣冠呼為小友不致忽至文簡公入相元

賦 朝 闕 詩

宋楊億游成化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

子瞻文宦學世方
六母持家設教堂



謙更側聞傍傳句
慨然大息兼齊行

感 范 傍 傳

刻而成上喜送中書翰林再試令賦喜朝京賦
詩亦立就賦詩中有碩秉清忠節終身立聖朝
之句宰相表賀上表恭賀

吟華山詩

宋寇準字平仲八歲吟華山州在華詩云只有天
在上更無山與齊天有人君之象尊居於其師
謂其曰賢即怎不作宰相言其志之大豈

知孔子兄

宋劉恕字道原少穎俊技敏年聰書過目即
成誦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即應聲
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卒論語句一座謠異言是

感范傍傳

宋范軾時將歸父宰李四方父蘇州仕太夫人
以書告其母夫人聞古今成敗輒即能語其

寬夫君實一賢儔
自幼能懷志食牛



擊鑿獲維仁智異
長而轉因竟公侯

擊 鑿 獲 維 仁 智 異

言其要事具大夫入嘗讀漢史至范傍傳其
然六息有咸而息為公侍側曰傍言某若
傍言我天人許之乎夫人肯太夫人曰汝能
為傍吾顧不能為傍母耶和疑辨蓋詩具李

取球擊鑿

宋文彦博字寬夫幼時與群兒擊球毬入柱穴
中不能取公指文以水灌之毬浮出。司馬光
嘗謂幼與群兒戲一兒墮也水壘中兒驚走不
能救公司馬取石破其壘兒得出壘壘之兒得

賦牧童詩

宋黃庭堅字魯直八歲以賦牧童詩為題詩曰
騎牛遠遠過前村短笛風吹隔林聞多少長
名利客機閑用不如君君指牧童詩意

通孝終義

道學村徽數百春
山川鍾氣產賢人

通孝經義



年登八歲通經義
端坐沙排八卦

宋朱熹字元晦建陽人八歲通孝經大義書
八字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言當知孝
則從群兒嬉遊以沙列八卦端坐默視其

問天穹際

宋陸九淵字子壽金谿人生而穎異穎秀年三四歲問
其父賀故也曰天地何所穹際也遠際父笑而不
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也善奉止異常兒
見者敬之敬其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宇往
古來今日宙忽夫省慎省慎也慎默曰宇宙內
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
東海有聖人出焉此心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
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至
千百世之下有聖人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穎異非常

帶經而勤



古來倪氏其聞人
獨有千乘學餘

郭泰嘗勸帶經讀
時來官爵拜相宸

元許衡河內人幼端慧端正與群兒嬉戲即書
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見其威儀
七八歲受李鄉師訓即今中牟日問其師
曰讀書欲何如師曰應奉科第耳進士是也
曰如斯而已乎言恐不師大奇之其志謂衡
父曰此兒穎異非常他日必有大過人者吾不
能為之師矣固辭而去

閉戶讀書

宋孫敬字文常閉戶讀書睡則以繩繫頭警
之梁上防其困垂入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
來也此史劉炫字光伯與信都郡名劉焯字仲閉戶
讀書十年不出故事與孫敬

帶經而勤

志學勤攻亦有常
夜因無燭偷引光

鑿壁引光

聖賢望我學微旨
廣識多聞教就匡



孔安國字季受業孔安國字安國其子貧無
資才用嘗為弟子都養志於道不以資也
時行賃作庸工帶經而鋤休息輒誦讀
後官至御史大夫

鑿壁引光

匡衡字稚圭東家貧无油鄰舍有燭衡穿壁
引其光讀之邑大姓家富多書多積衡乃与其
賃作而不求價不取頭得也徧讀之主人感其
資給以書資助以遂成大孝

護雞誦經

高鳳字文通少耽李家以農為業妻嘗之
田性曝麥於庭令鳳護雞時天暴驟雨鳳持
竿誦經麥為潦水雨小所漂流妻还怪問訊問
由而鳳方慎慎庭麥為

囊螢照書

晉車胤字武子幼恭勤博覽家貧不常得油夏
月以練練布囊盛數十螢火以照書以夜繼日

映雪讀書

晉孫康家貧無油映雪讀書少清介幼年無交
游不雜雜者交後官至御史大夫

藏火燃燈

北史祖瑩字元珍年八歲耽書其父母恐其成疾
恐其耽書能損精神禁之不止天世好李常密藏火候
母寢然後燃燈讀之以衣被蔽塞窓戶恐為
為家人所竟由是聲名益甚内外呼為聖小

乘牛讀書

李密感房讀未感房以蒲羈乘牛蒲草
書一帙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揚素適見于道

囊螢照書



好學何如武子公
家貧无燭聚螢攻

以昏繼日窮經史
遂得又各勉事庸

自少為人政經
被傷門下諾公停

與 聖 賢 對



誦書不置妨其答
黃卷之中觀聖明

也曰問素何志生勤如此家識素揚素下拜也
拜問所讀素問所密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

與 聖 賢 對

曹狄仁傑字德英大原人為見特門下有被害者吏詰
問也問其人衆爭辨對仁傑讀書不置也吏諒
被傷之由 答曰仁傑讀書不置也吏諒
責之對也 答曰仁傑讀書不置也吏諒
對何暇偶對 俗吏邪蓋鄙之也

粟粥壘菜

宋范仲淹字希文少與友人在長白山僧舍脩
孝惟煮粟米或升作粥一器經宿也遂疑也
刀劃也為四塊早晚取二塊斷壘十數蒸酢汁
半盂煖也而啗之如此者二年言其勤苦脩
書不再讀

宋陸方平字安道年十二入應天府李穎快飽

挾 書 孝 書



未叔生而四歲孤
慈婦授教讀墳墳

家貧務筆嘗學字
明敏過人庭帝御

人勉與家貧無書其就人借三史史之也三史
其詳旬日也輒歸之其人曰吾已得其詳矣
凡書皆一閱也終身不再讀言不存讀也
未嘗起草宋綬紫芳名時以見之曰天下奇材也
共薦之以顯其才也

挾 書 孝 書

宋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幼而無母韓國
夫人守節自誓改嫁不親教公讀書脩自訓其
至以挾書地孝書以也代紙筆公敏悟過人
輒能誦比也成人舉進上兩試因子監一試禮
部皆第一遂中聲甲科甲科乃第一等也

手 不 釋 書

宋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自成童凜如成人如老成
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

布衣時結石翁論
讀史東山若溪石

不展家書



書報平安而不展
即投澗畔理詞源

講即了大義曉其義而不失也自是手不釋卷不致至
不知饑渴寒暑讀書之外無所遇群考講習眾兄弟
通成下游息讀書已畢公獨下惟絕編必其所
讀書編之迨及能倍諷乃止其精誦終身不忘常言
書不可不成誦年至十五書無所不通是公不
故所得者多矣故事與前手不釋卷同類故併及之

不顧羹炙

宋劉恕字道原嘗苦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
冷不顧羹炙視也不能奪其志味矣夜則卧思古今
或不寐達旦後為和川令卒也宋次道家多
書道原往就信現之次道日具酒饌為礼道原
曰此殊廢吾事勉志願忘及微去獨閉閣晝
夜讀且抄留旬日也盡其書而去

不展家書

与神明伍



飢寒不飲志勤渠
開戶端嚴独志居

神明為伍有莊威
隣眾嗟然相密歎

宋胡瑗字翼之海陵人布衣時居未与孫明復石守
道為友讀書泰山州攻苦食淡以清苦終夜
不寢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字即投之
澗中不復展讀恐以家事係累有

置燈帳中

宋范純仁字堯夫嘗夜肄業肄習置燈帳中夜
分不寢後公貴及貴為夫人後收其帳頂如墨
色被燈所時以示諸子孫曰訓後人尔父少時
勤學燈煙迹也

与神明伍

宋張九成字子韶夙早夙早孝夫成出於入歲默誦
六經詩也史礼記春通大旨曉其十四游鄉校
孝閉閣讀書至寒折膠寒之暑鏤金鏤金不越
也戶限比舍謂穴隙以視則斂膝危端坐

与神明伍

与神明伍

宋張九成字子韶夙早夙早孝夫成出於入歲默誦
六經詩也史礼記春通大旨曉其十四游鄉校
孝閉閣讀書至寒折膠寒之暑鏤金鏤金不越
也戶限比舍謂穴隙以視則斂膝危端坐

六經詩也史礼記春通大旨曉其十四游鄉校
孝閉閣讀書至寒折膠寒之暑鏤金鏤金不越
也戶限比舍謂穴隙以視則斂膝危端坐

孝閉閣讀書至寒折膠寒之暑鏤金鏤金不越
也戶限比舍謂穴隙以視則斂膝危端坐

也戶限比舍謂穴隙以視則斂膝危端坐

子與當年既孝婦
母言廢肆斷行機



自茲覺悟勤無息
遂道優游七國威

引刀趨機

對真大編苦与神明為伍伴也遂更相敬服而
師尊之此言人之相與尊敬
勉孝類成不以師禮事之

以刀斷織

引刀趨機
勤孝不息因孝不息遂成名儒資聖資聖以其次也

引刀趨機
曰此織生自蚕室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也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則廢前功今天子妻也積孝當日就懿美德若中道而歸何異斯斯織羊子感其言遂效孝矣

惟順解憂



孝誠感動得親心
底豫應知德化深

不獨當所補大孝
流傳簡冊到如今

新刊大字分類詳明日記大全卷之二

愛親類

惟順解憂

舜耕于歷山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于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堯也將胥天下而遷之焉言欲以天為去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蓋因慕父母之所歸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憂父憂好色人之所欲也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憂母憂富人之所欲也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憂貴人之所欲也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憂人人之所欲也貴為天子而不足以解憂憂人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

問安視膳

周文王之為世子繼世而有朝於王季日三每

問安雖鳴夜未闌
孝誠惟欲候親安



長時不廢三朝禮
食上類者爰與寒

問安視膳

三牲朝見其父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曰
命者之內豎之御者直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
安文王乃喜日中當午又至亦如之及暮又至
亦如之朝之問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
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指王季復膳然後亦復
初如平日也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視寒暖
暖食下微退問所膳何如命膳宰曰宰人未
有原味之勿再進恐其應曰諾然後退退私室

冠帶養疾

文王有疾武王其子不脫冠帶而養去文王一
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文親之疾未愈不

戲綵娛親

周老萊子從行年七十父母猶存着五綵編爛
衣以雜色為之為嬰兒戲於親側言不稱老其老

養親惟在悅親心
親悅心安孝足欽



酒肉養志

自古我多為孝子
當時誰信似曾參

憂為去親取食上堂足跌而偃因為嬰兒哭

酒肉養志

周曾子養曾皙曾子必有酒肉將徹收去必請
所與請父所命而後與人問有餘曾皙必曰有曾子有
人敬與曾皙死曾元曾子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
不請所與問有餘曾子曰亡矣曾元將以復進也
此所謂養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蘇
故謂養志事親若曾子可也

單衣順母

周闕損字子禽早喪其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
孝心不怠不以異母母嫉之憎惡所生子衣綿
絮衣損以芦花絮冬月令損御車體寒失制
父責之損不自理以休其父察知之知其
蓋為寒地欲遣後母也損告父曰母在一子

伯俞之孝為傷情
童稚能知愛日誠

傷手改色



至孝由來天所賦
遂令青簡播芳名

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善其母亦悔改待三子
均平遂成慈母

傷手改色

周樂正子春下堂而傷足數月不出門弟子曰
夫子之足瘳也猶有憂色何也子春曰君子
一卒足而不敢忘父母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今予忘孝之道是以有憂色也下堂傷足蓋因忘孝道也

受杖悲泣

漢韓伯愈人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暗
也杖汝常悅受之今日杖汝何以悲泣伯愈曰
往者杖常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
以悲泣其亦為人子者所當細思矣

上書贖罪

漢淳于公曾為太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

拾棋奉親



干戈未息亂紅塵
四野蕭條不見人

遇賊動言因有賜
拾棋先獲得全身

長安以罪溥于公無男有女五人當行罵其女三
正其罪言女不能救其父其少女名
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言女不能救其父其少女名
緹紫音。紫。女之名自傷悲泣隨父至長安上書曰
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
父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刑者身首異
雖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繇子由同妾願沒入為
官婢以贖父罪代贖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憫
其意下令除肉刑古者有墨劓宮剕之五刑

拾棋奉親

後漢蔡順字君仲王莽末天下大荒順拾穗
實赤黑二器盛之赤屑賊見而問之順曰黑者
奉母赤者自食黑者婢賊知其孝乃遺米一
斗放蹄一隻

拾棋奉親

天性敦仁切愛親
因妻不孝遣其親

妻去狗叱



當年一念心惟孝
惡使後人姓名

後漢蔡真無父養母嘗出求薪有客卒至其母望順不還乃燈指也順即心動棄薪馳歸跪問其故順所以心母曰有急客來吾益指以悟汝耳助碎

叱狗去妻

後漢鮑永字君長事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其妻後為揚州牧擢遭母憂去官悉以財產與弟子焉

扇枕溫席

後漢黃香字文強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勝平衣故不勝衣事父竭力致養暑則扇床寒則以身溫席○晉王延醇字正事親色養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嘗常衣而親極其滋味

奉敬喜動

後漢毛義字季直家世以孝行去聲稱張奉慕其名候之起屏其坐定而府檄適至以義守令書時義為安陽府府義奉檄而入喜動顏色奉心賤之於其有義及義母死去官行服無官服喪後奉賢良他日朝廷公車徵不至義不就奉嘆曰張奉聞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乃為親屈也前日因歎命而喜蓋為親求綠髮也

行備供母

後漢江革字次翁少失父遭亂時值負母逃難去常採拾為養薪菜之類數變也遇賊或切欲將去劫江革革輒涕泣言有老母辭氣誠意言足感動賊不忍犯轉客下邳貧蹙跣之衣資也行備供母養母

行備供母



至孝由來動鬼神
雖逢強暴亦全身

到頭母子俱死
天地分明應善人

待賓饒食為供母
敬勸親貧令孝勤

殺雞供母



辭兩許居偶有逢
當時名工郭林宗

殺雞供母

後漢茅容字季偉陳留人與等輩避雨樹下眾皆夷踞相對足相踳容獨危坐愈恭坐也高郭林宗行見之經過而而奇其異嘉其與不同遂與其言因請寓宿借宿於家旦日早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疑其款已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食林宗起拜之曰鄉賢乎哉言其厚於奉母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德成乎有

迎盜安母

後漢趙咨東陽南有孝行去盜夜劫之恐母驚乃先至門迎盜謝曰老母疾病須養君貧朝夕無儲言積乞少置衣糧少畧也惟置婦子物一無所請妻子物取盜皆慙辭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盜知非聖以

乞命歸養

後漢張札沛國過饑饉谷不熟曰饑孤既養老母拾菜歸遇賊欲殺食之札叩頭云家中老母朝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訖却來就死賊遂放去札弟隔牆聞之密自走賊所謂賊曰向者欲婦作羹者是吾兄也兄孝養去辛苦羸瘦弟肥肉多且代兄命札復至賊所曰札本許殺何得殺弟賊見二人慈孝皆不殺

懷橘遺母

吳三陸績字公紀年六歲于九江見袁術出橘績懷二枚去拜辭隋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奇其

乞命歸養



拾菜供親遇賊行
告之母膳未充飢

弟兄乞命行慈孝
親懷遺母

親蒲奉母

教養如問實苦貧
室深甘旨未忘親

懷肉遺母



主家感嘆鄉人重
德行由來表節紳

唐陳叔達作納言也賜食之君賜得清勤不辜
取也上問之其故對曰臣母病渴願奉之帝因
加賜遂以賜

懷肉遺母

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少孤貧無師自力於孝里
人聘為子弟師勸守道主人憫密其食
每懷肉密歸遺母為誌別設一器馳送乃肯食
肉鄉郡以德所稱

○終養類念親之至不
奉表陳情

晉季家武陽人父早亡母何氏改醮他人密時
年數歲感慈彌至密至遂以成疾祖母劉
氏躬自撫養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密未
嘗解帶飲膳湯藥必先嘗后進晉武帝徵為太

子洗馬之官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乃上表

陳情辭不就職其表曰臣以險巖風遭閔凶
受危兆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
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亡相存是以
區區不能廢遠臣之故密今年四十有六祖
母劉年九十有六是臣及節於陛下之日長報
養劉年之日短也為烏私情願乞終養烏知及
虛然哉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其祖也

奉表陳情

宋范純仁字堯夫事親至孝父母在調官皆不
赴也親遣之其父使辭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
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

奉表陳情



祖母恩深之養時
皇天后土實臨之

陳情一表傳古今
留得芳名世共知

調官不赴

宋范純仁字堯夫事親至孝父母在調官皆不
赴也親遣之其父使辭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
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

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

而輕去父母邪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

孝行傳年論孟宗
慈親思筍逼寒冬



竹林灑淚長號厥
數筍頃更出地中

焉而棄其父母也
○孝感類動天地感鬼神

涌水出魚

漢姜詩齊郡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奉尤篤
姑尤加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
而汲之水上姑嗜魚鱸又不能獨食夫婦常
力作供養力作於人取呼鄰母共之其鱸合則
忽有湧泉味如江水每旦輒出及鯉常以供二
母之膳此美詩夫婦也

泣竹生

三國孟宗字恭武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月
筍食時地凍無筍宗入竹林中哀泣而告天
史也頃平地迸裂出筍數竿歸作羹供母
病即愈宗之孝出于至誠隆

剖冰鯉出

晉王祥字季羣其母朱氏不慈有繼母
祥祥愈恭謹而後其母也父母疾衣不解帶湯
藥必親嘗母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
冰求之也忽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
雀炙骨也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
母鄉里驚異以為孝感所致

感蠶明目

晉盛彦蔚字子翁其母王氏因疾失明
日他出別於婦其以蠶蠶食果木多而饋母
食以為美其美者歸見之抱母慟哭伏哭絕而
復蘇又轉遂逐婦其美後母目豁然復開其
明莫不稱其孝感入皆言其
道遇藥藤

感蠶明目



慈親雙瞳久已盲
晨昏哺食出純誠

痛嘗不覺明眸物
孝感因令目再明

人病遇真酒紫石英
園中偶得衆感驚

園得石英



遂令沈痾能痊愈
廣有神明感孝誠

南朝解叔謙母有疾叔謙夜於寤戶嘗祈禱
至地也聞空中語此病得丁公藤為酒乃瘥也
訪也無識者至宜觀各遣見山中一老叟亦問
其所用答曰此丁公藤也瘵風尤驗叔謙即伏
地流涕具言來意言來求翁愴然之也
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復示我叔謙受之顧視
不見老叟依依為酒母病即愈也安瘥

園得石英

北朝梁彥光字元明少岐嶷幼有至性天祥
七歲時父篤疾醫云得紫石英可愈彥光求之
不得憂瘁不知所為妻思獲瘥忽於園中見一
物其光不識怪而持歸醫視之即紫石英也親
屬以為孝感所致

涌泉出魚

志孝報母



親亡哀慕極惟傷
大孝由來在顯揚

列志下惟勤孝問
拜官因守廷各彰

負米供親



家貧養親惟此充
負米供親困苦中

生十死思惟盡孝
聖門嘉名播高風

河陽魏仁傑登太行山反顧顛首
謂左右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
乃去至雲後彰
孝念類後世以顯父母

志孝報母

唐任敬臣字希古五歲喪母哀毀悲慟
七歲問父曰英若何可以報母英曰揚名顯
親可也乃刻志從孝博極群書孝廉授著作
郎丁父憂而不勝哀勺飲不入口哀傷其父三
年服除遷秘書郎後官至弘文館學士

移孝顯忠

宋楊政字直夫父忠戰死徽宗朝金人攻政甫
僅七歲哀號聲如成人其母奇之曰孝於親必
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言此子必能後移孝

顯忠積官至環慶路經畧安撫使去詔封其婦

為感義夫人母卒居喪平盡禮孝起復將兵

拒金虜特金兵入寇功效顯著官至大尉

○孝思類生事要政死至情

負米供親

周仲山字子路事二親時嘗食藜藿之食
之後南遊於楚從去車數百乘積粟萬鍾累茵
而坐列鼎而食若此者願欲食藜藿為親負
米不可復得乎言親已歿子曰夫好言由也
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刻木為母

漢丁蘭字子真少喪母可乃刻木為母日將
食獻之至父其妻不敢用針刺甘身

刻木為親出至情
長民是當以平生



恍然容言能相接
感印由未在一誠

刻木為母

鄰母輟食



丁愛七歲毀踰情
康母憫之每食停

囑子久後居選任
當先此輩显其名

歸遂放其妻也鄰有借物者去
不與人之物鄰人怒鼓木人蘭往殺之告於官
官免其罪以其為母報

畫圖親像

徐孝肅人及即早孤无父而不識父及長問父
形貌於其母問母何如因求畫工圖父之像置
於家廟而拜焉母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
念素之也少時飲水盛冬單衣毀瘠骨
立夏用之也此見者無不悲痛之也

明人感詩

魏王東晉人父義為文帝司馬見殺哀痛父
非命言其父死未嘗西向坐西朝示不臣朝廷
誓不為魏臣隱居教授諸生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
拜跪手栢悲號大平聲也涕泣着樹樹為之枯母

性畏雷每雷震輒到墓曰哀在此
經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
人受業者生於此廢家義之篇詩廢此篇不講

鄰母輟食

隱之字處嘿七歲丁父憂母號立人為法
之流涕事父孝謹及執喪去哀毀過禮情勝父之
與大常節韓康伯鄰居康伯母賢明婦人也每
聞其哭輟食投筋投飯止其食為去之悲泣謂康
伯曰汝若居銓衡大言大才之難當卒此等人及康
伯為吏部尚書隱之遂階清級登為清要

未葬不安居

南宋何子平為海虞母喪去官哀毀踰禮
哭踊踰節絕方蘇石隸日屬六月三日

扶兄瘦病

瘦病方興兄弟危
不憂相染獨扶持



歲定松栢凌霜雪
自有當年父子知

新刊大字校註詳明日記大全卷之三

敬長類我之亦尊者

食果取小

後漢孔融字文舉四歲有恭讓之性其恭讓

通諸兄共食梨棗輒引小者人問其故

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是宗族

扶兄瘦病

晉陳交謝川人孝父勤儉晉武帝咸寧中

瘦力虛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弱氣方熾

父母諸弟皆出次也舍於外憊瘵之狀獨留

去諸父死強赴之去也乃曰衾性不畏病

去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其元其間

亡兄極哀臨也天不輟如此十有餘旬

歎息家人乃返書室此病得瘳

為人兄弟第恭堅
孰必揚公昆第賢

食不先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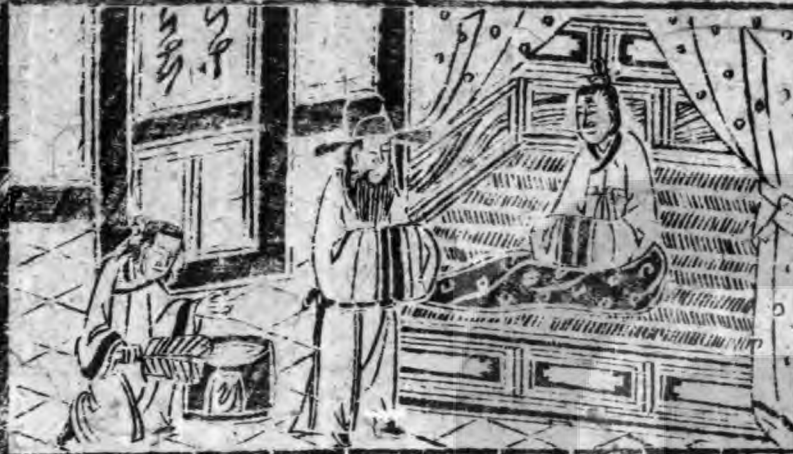
日夕問安時
日斜不至食無先

老成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子
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
知疴瘦不能相染也

食不先飯

元魏楊椿為司徒家世繼厚並敦義讓弟楊津
昆弟相事如父子猶如父子有一美味不集不
食椿年老嘗也屢醉歸津扶持還室設寢閣前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津嘗曰暮參問事觀

為姊煮粥



言單貝不驕親奉婦
燃薪煮粥火焚火鬚

躬身奉粥頗相類
贏得芳名入簡翰

先入口

為姊煮粥

唐李勣字懋功貴為僕射官名其姊病勣
親為鼓燃火煮粥火焚其髮姊曰僕妾多矣何
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鼓無人邪顧也今姊年
老勣亦老雖欲數為為煮粥復鼓可得乎

恭順盡禮

唐崔孝瞻傳慶恭義慈厚慈愛數事奉兄孝
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仲孝芬不命則不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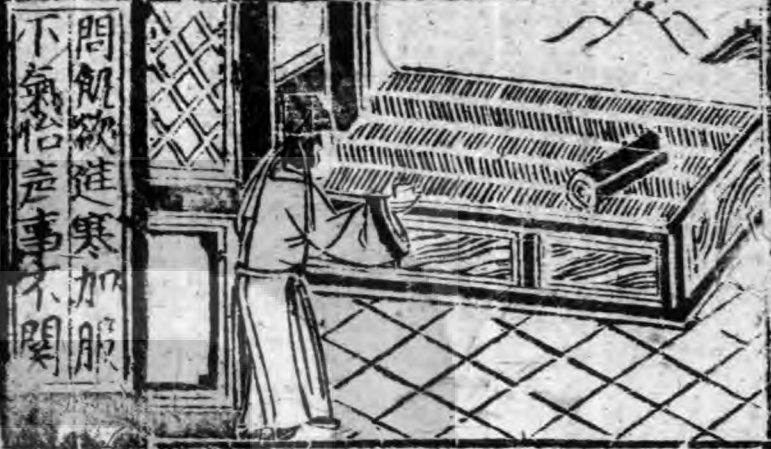
或坐或立長在側之謂不雞鳴而起且溫顏色一
錢尺帛不敢入私房之資亦不私蓄言凶有頂
聚對分給必均一而分給之諸婦亦相親愛有
無共之而與起也

問兄錢幾

問兄錢幾

方變亦最弗暫開
曾兄如人保容顏

司 被 共 寢



問飢欲進寒加服
不氣怡產事不關

宋司馬溫公君與弟
與兄伯康友愛尤篤
如嚴父保也
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
則拊也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於此處故問之
友類類善事元長曰係

同被共寢

漢姜肱字伯翹人兄弟四人友悌天性相愛之情
常共起居同被而寢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入
房室

中分財產

漢薛包字孟嘗人好法奉篤行法父娶後妻而憎
也包分出之外分與居包日夜號聲泣不能去
而妻至被毆也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早也入
而洒掃晨昏不廢禮居於對面此積歲餘父母

中 分 財 產



中分才產讓田廬
孝義我能全世空如

自是佳名聞闕下
侍中有命召公車

漸而還之觀故復還之也及父母亡弟子亦分
財異居包不能止其勿分乃中分其財其財
奴婢引其老弱者曰彼與我共事久若汝不能
使也言奉事於我比又田廬取其荒頽者
曰吾少時所理也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
者曰吾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若此者皆人之
之故而不失其義也弟子數備破其產輒復
給無產者第漢安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至拜
侍中

射牛不問

隋牛弘字里仁為吏部尚書弟弼好法酒而
飲酒常醉射殺弘駕單牛
性行凶常醉射殺弘駕單牛
朝而其妻迎謂弘叔射殺牛
所推問直答曰作脯之由惟令之作脯坐定

田慶翁樹其繁華
兄弟怡義可誇

感樹敦睦



一日分財其未
感懷友愛復回家

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知其開百
自若讀書不輟止也任妻之言不怒
感樹敦睦

感樹敦睦

田慶欲分財產兄弟各堂前有
紫荆一樹花華盛茂夜議分為三第折為三分
曉即枯死兄弟嘆曰樹本同根開分尚如此
有其樹况人兄弟同氣之義而可離是人不如
樹木也兄弟感其情不復分焉更加敦睦睦
也紫荆樹隆平類事知所傳教矣

孺子取履

張良韓彭人嘗遊下邳圯上圯謂有一老
父衣赭褐至良所相與墜其履於圯下顧謂
良曰孺子下取履孺子之妙良愕然兒為去其老

孺子取履



曾游圯上遇高人
隨履乎孺取鞋踪

足受之言可教
後期物簡佐王臣

乃下取履踰進良於其老老父以足受之
志也良大驚老父去里所圯復還曰孺子可
教矣言可以傳後五日平明與我期此於良

曰諾應五日平明往良期而往老父已先在怒

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後至後五日早會復與良

鷄鳴而往老父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後五

日復早來良乃半夜往有頃也老人來喜曰

孺子當如是乃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

下帷誦誦

董仲舒武帝時對天治春秋廣心術之要
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出於事理

經師易遇上難遭
郭泰從家作粥熬



三武呵之容不變
遂傳卒業饋言高

粥作子童

師自傳重



以道相承自重之
潞公謹節禮嚴規

帝言恭潔亦何異
自宜尊君敬師

之理非有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當然之也
所為利乎明其道不計其功者當然之也
在所明而不後為博士官下惟張幕講誦弟子
必期其效也後為博士官下惟張幕講誦弟子
傳以父次相授業莫見其面就其字之弟子也
師之蓋三年不窺園不事講誦李士皆師尊之

童子作粥

魏昭人請問於郭泰曰經師易遇謂講明
師難遭表者難逢頭在左右供給酒
掃易遇泰許之泰嘗不佳於意命昭作粥
加意發使不可食以杯擲地昭更為粥重進泰
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容無變不以見責泰乃
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謂心耳遂
友而善之見其志誠也
設帳授徒

後漢鄭玄字平事馬融字季長素矯貴生高潔
絳紗帳前收生徒後列女樂音門徒四百餘
人玄在門下二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
玄玄日夜尋謂此尋義未嘗倦怠忽賦集諸
生考論圖籍謂此考論玄善筆乃召見於樓上
玄因從見謂此從見玄因召而得見謂此召而得見
問畢辭歸謂此問畢辭歸玄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
東矣謂此東矣

師自重

宋程頤字正公居龍門伊洛宗即位幼冲
帝召正叔為宗政殿說書謂此帝召正叔正叔以師道自
居每侍講甚莊謂此每侍講甚莊宗在殿講
感動之主畏之謂此感動之主畏之特修公為平章宰國事
臣宰相以上之官也年九十矣對上甚恭

馬融傳青設絲紗
高業徒傳與鄭家



三載不窺方召見
諸疑習異道東涯

諸生畏伏

進士唱名其時在宗室海陵以名路公侍立終日
上顧曰太師少休其年以大師蓋最之也上以公
頰首謝立不去蓋以守臣之或謂正叔曰
公之事君之倨傲視路公之恭懃議者以為未
盡言正叔未嘗正叔曰路公三朝大臣事勿主
不得不恭禮事公敬上吾以布衣為上師傳取
不自宜師傳天子之所尊吾與路公所以不同
也大正叔與路公各有

諸生畏伏

宋焦子之剛直嚴毅方正剛直曰申公招延
之使教諸子申公名公君朱諸小有過差昔
先生端坐召與相對日竟夕不與之語諸
生恐懼畏伏前先生方客降詞色呂榮公
之長了公十餘歲內則甲國公教訓之嚴

敦尚行實



千之嚴毅飽絲綸
公著招延教子仁

少有廷差端坐對
諸生畏伏降辭神

則焦先生化導之篤德容成就大異衆人此公
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
者少矣成其德不亦少乎

敦尚行實

宋胡瑗字翼書無不讀孝本於誠篤行為蘇
湖二州教授嚴條教約束之法以身先之與
諸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之道
不過與休而雖大者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
師弟子之禮孝徒千教信其師說敦尚行實
而崇尚誠實也後至太宰為因于直四方
者歸之岸念不能容其弟子散在四方之
外隨其人賢愚循循雅飭有次序而不越於
辨其言談率止遇之不問可知先生弟子其
者不同矣與

曾與楊時請業願
先生瞑目坐多時



竟言既晚而休矣
雪積三深竟不知

吾道南矣

吾道南矣

宋楊時字中立延秉性聰明往穎昌鄉從李於

明道先生伊川先生之兄明道與中立講明

聖孝經會得容易易明明道甚喜及婦送出

門中立歸婦謂坐客曰吾道南矣中立歸

南後中立官遷祭酒國子監道貫天下孝者粹

龜山先生

立雪門外

宋游字定夫與楊中立請業於程伊川先生

伊川瞑目而程立終日游揚

不既竟願謂曰爾此乎今既晚且休

矣及出門外雪深三尺積三及後傳

程氏道孝力行任重仕進游酢官至御史

坐春風中

宋朱光庭字公埃見明道先生請開歸謂

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半月言其道得其理

迎置執禮

宋彭汝礪字堯賓少事師桐廬倪天隱桐廬縣

名士天隱之後卒進士第一為保信軍節

度使公居於迎天隱置于執弟子禮事之

甚示茶者蓋不忘本也

不敢邪心

宋徐積字仲車既冠成人從胡安定先生初見

先生積頭容統編不正安定厲聲云大乎而頭

容直積因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

有邪心心正而身直積蓋本於此

戒怠慢

朝師何典

朝師何典



後漢隆師邊孝先
復便典籍晝瀟眠

諸生私語潛聞覺
應曰朝師出其右



身于私尊之曰謂也也遠孝先便也讀書但欲眠孝先潛聞之為字腹便七五經經事之可朝出何典記豈有可朝之

善能知己音齊賢
一者時年一者憐

鮑子知我



三狂不登三戰怯
終當霸輔一區天

新刊校正詳明日記大全卷之四
親友類朋友之交上於故父

鮑子知我

齊管仲字夷吾春秋時人少與鮑叔交游管仲鮑叔二人友善

始因管仲嘗與鮑叔賈音古也分財利自與

其利取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故吾

嘗為去鮑叔謀事而更平窮困鮑叔不以我為

愚知我時有利不利也時利故困吾嘗三仕

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肖知我不遭時

也時不遇故見逐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

為怯知我有老母也母在故不敢公子糾

桓公兄也忽死之桓公與公子糾爭用

桓公糾即忽不吾就囚受辱管仲不為公

順桓公糾即忽不吾就囚受辱管仲不為公

順桓公糾即忽不吾就囚受辱管仲不為公

文淑嚴光少季游
江山復漢變名卷

光皇論舊



慕資物色玄纁聘
赴關採榮梁釣洲

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耻
功名不顯於天下管仲不肯以身為糾死故將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冠綬彈結

王吉字子陽人為諫議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

世稱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謂王陽得用則貢

世言其取舍同也取平聲進也蕭育字次君

為說金吾漢官名與朱博為友者聞當世往者

有王貢友誼故長安語曰長安京師也蕭朱結綬王

貢彈冠則朱博亦整束其衣而出仕言其相薦

達也

光皇論舊

嚴光字子陵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

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形

膠漆不如



郡牧推賢季茂才
仲公陳重志同哉

議先不所陽狂走
膠漆何如諫與雷

訪之以長形色也後齊國上書有一男子

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聘之玄纁

也傳問也三反而後至三使少勝之車駕幸其

館天子所臨謂之光卧不起不屈帝即卧所撫

其腹即就乃張自視曰昔唐堯著德見於天

下冀父先耳自累不復下聞世事耳士固有志

息而去復引入論道故舊帝又設舊日交舊之事

相對累日連日除諫議大夫不屈光不肯降位

乃辭帝耕於富春山後人各其釣處為嚴陵推

有釣其基漢
在嚴州

膠漆不如

雷義字景公與陳重為友情如兄弟季茂

材義有文才州讓於陳重刺史不聽不從雷義

式遊大孝友張元
並告婦知其尅言

千里期信



白母余雞炊黍候
期來千里拜尊堂

義遂陽狂... 鄉里語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
雷交陳重也皆尤固如膠漆

千里期信

後漢范式山陽人少遊大學與河南張伯元為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告請休式謂伯元曰後二年當過拜令尊親言伯元乃共尅期伯元相至期伯元白母告曰請以候之未幾伯元來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期之審耶伯元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是日果至母大悅巨卿亦堂拜飲之而盡飲而別謂之朋友有信

千里命駕

晉嵇康字叔夜與呂安交善每有相思千里命駕

仲尼行化往金陵
途遇知音傾蓋言

一見傾蓋



終日盡歡而欲別
願今子路取謙尊

駕補口... 信義之交真也
值賊不去

晉荀巨伯遠首友人疾首視值胡賊攻郡巨伯不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一郡並空汝何男子敢獨止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止棄寧以我身代友之命賊知其義合以父合三軍而果

一見傾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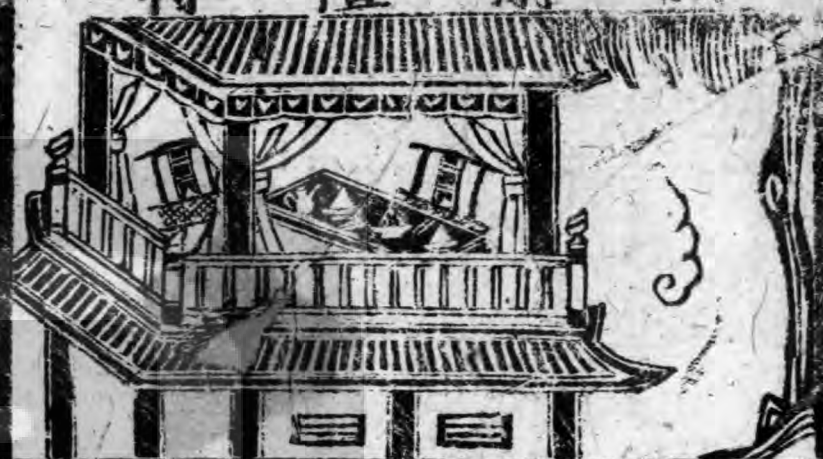
晉魏元同... 交善保終始而不下
替中... 時起所以君子小計

一見傾蓋

周孔子之... 遇程子於途也傾蓋而語

清介羨陳藩
後亦西江志不慳

設榻禮待



設榻禮迎現拜章
當時名士承歡類

倒屣迎賢



王符名行善當時
處友親仁釋所宜

一謂厚明賢太守
敬恭不暇急迎之

傳車終日甚悅言盡一顧謂子路取束帛以贖之

會論正道

宋劉應李建陽人與熊未元勿軒胡庭芳三人同
李為道義之交適得義合論正道為事外先
未言

尊賢類

設榻禮待

陳蕃汝南人嘗廢一室庭宇先移父友薛勤
未候之謂蕃曰孺子何不一洒掃以待賓客
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
方清世志甚奇之後為安樂太守郡人周瑛音
高潔資士前任郡守招致不至蕃能致焉周瑛
陳蕃待之設一榻音榻置榻音榻去則音榻

不安符賢蕃又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穉為其
曹功曹穉至特設一榻去則音榻之皆音榻當時名
上陳蕃規交
之氣交同也

倒屣迎賢

王符字元節號高儒休休先生能文與馬融
張行崔瑗交善隱居者不音榻偕天倫音榻皇
甫規解官歸安定音榻各當音榻時格音榻在音榻皇
馬門音榻名音榻二規不為禮音榻王符在門音榻在至
守失其名音榻二規不為禮音榻王符在門音榻在至
規倒屣迎之音榻出音榻許音榻之音榻時人謂之語曰
徒也見二千石不如一筵音榻掖音榻太守音榻受音榻二千石
也言書生道義之重也音榻皇音榻甫規音榻以道義音榻

別愚類

割席分坐

管寧與華歆同席讀書二人相善

三人相善現為龍
官運利蹤



同席謙之飲廢具
目斯則席子非其

割席分坐

貧賤交情



孟嘗君與客三千
能相皆難復召賢

貧賤寡交然固謂
富而多爭最從前

時号為一充寧為龍頭原為尤腹欲為尤尾管
寧為華欲共同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与在石
不異欲捉而擲之播有貪心又嘗同席讀有乘軒
过門者也二車事讀志如故以正其心明其道不
廢書而有厭貪求富之心寧割席分坐曰子非
吾友也以此絕之其心見歡志與与已不明故
之別

貧賤寡交

田文号孟嘗君稱國時人為齊相招致賓客
門下食客數千人及凡廢文既諸客皆去後相
位子嘗謂馮驩曰孟嘗君好法客遇客无所敢
失之夫孔客見文一以察客皆去莫顧文者
也今願先生得復其一死坐長者之客有何面

目復見文乎驩曰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
然也願君遇客如故客無失孔也子孟嘗君曰
從命矣

貧賤交情

後漢翟方進字紆威為廷尉廷尉府署填門
及察廷尉門外可張雀羅羅人往來可後復為
廷尉客欲往廷尉之方進署其曰著書一死一
生迺知交情一貧一富迺知交態也一貴一賤
情態迺見之特百勢而愈主矣
誠信類夫其言而不
不失信國人

魏文侯時人與虞人期獵虞人掌山澤之官
也至日大雨命行獵命左右止之雨候從者以
文侯曰與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以赴期獵之

晉書并州經後河
曹兒信馬迎阿

不遠信兒曹



使君何日當還此
計日先期止野

所於是國人歸不也感其誠義而悅服

不遠信兒曹

後漢鄭叔元字子真為并州牧并平虜也始至行
部屬州郡到西河美稷有童兒數百各騎
竹馬於道次迎拜道次路依問兒曹何自遠
來也聞使君到喜拔來相迎使君謂即守也使
辭謝之及事訖事西諸復送至郭外縣郭
外問使君何日當還此計日先期止野亭
部既還復歸由不爾先期一日期差所約歸
為進信於諸兒曹遂止野亭亭即舍也其須
期而入爾待神而入竟諸兒信服也而服之
以信結為兒曹

以信結屬羗



平仲知環州屬羌
未嘗出見部酋強

聞公誠信來郊約
大重登臨悅服防

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迎世
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射勞部落羌去聲也
部因種類其是夕雪深三尺左右曰世衡下之人
奴訛囚多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夫不可遂冒雪而往
既至奴訛尚寤世行跡起之俗奴訛大驚
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國也為漢公子
不疑我耶世衡曰公率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
其種類羅列設拜感世衡醉也其帳
中奴訛示不疑也奴訛與其妻環衛不敢
右既而世衡謂之曰我醉卧此尔何不殺我奴
訛泣曰是何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耳
感其恩由是屬羗無不悅服

感舊類

魏隱字更名改姓降

哀念范叔



須賈聞秦東伐動
後有言曰威長危

哀念范叔

魏時人范雎字叔游事魏國大夫須賈賈名得
罪被笞辱死雎逃入秦既相魏雎更姓名曰
張祿也而魏不知以為雎已死矣魏使須賈
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出問去
也即客舍也見須賈上驚曰范叔固無恙乎
忽見之也意其已死而今叔何事問其何事
臣為人庸實言與人不同實意哀之事其舊
之留也坐於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見其衣
取一綈袍以賜之雎為賈御與往秦相
府雎先入賈待良久問門下范叔不出何也
門下指門下曰無范叔乃吾相張君也賈乃
內袒膝行謝罪行免而進也雎曰公以綈袍
恋亡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之罪也

李年初使過徐門
知愛身持劍弗言

繫劍塚樹



復往其家君已死
歸于塚樹淚沾衣

繫劍塚樹

吳春秋李札吳泰伯初出使比使去声下同
過徐君君之門徐君好李札劍佩其所口弗敢
言李札心知之公之意為使上國未獻為去声
也未與徐君還至徐君其門徐君已死尚誰與乎
李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方其愛劍之時豈
以死倍吾心哉死不可違吾初心之意

不負臨質

楊憑字履受為京兆尹京兆郡名御史中丞
李夷簡彈奏楊憑罪犯而攻遂之貶為臨質尉
諫也親友無敢送者其諫採陽尉徐晦獨至藍
田與別他名在京兆界太常卿權德輿素與晦
善交謂之曰君送臨質尉誠為厚矣君尊之
恐為累乎送臨質尉恐道坐重對曰晦自布衣

徐晦曾蒙即首獎
中丞彈貶謫臨即

不負臨賀



誠為遠矣權與謂
夷簡開陞監察揚

希文少悴會嘉朋
鍊水為錢疾篤凌

還所付金



子幼術金而告託
收持壯付世相稱

賜之蒙揚公知獎已獎借之恩今日遠

不與之別謂假或有此也借如明日也人為說

人所逐謂假或有此也晦敢自同人乎不

爾當與之謂假或有此也同休或不敗如路人相視也德輿嗟

莫聞其言謂假或有此也稱之於朝以徐晦之事後數日李

夷簡奏為監察御史李夷簡以徐晦奏晦謝曰

徐簡生見每平生未嘗得望公顏色公言爾此

未嘗公何從取之謂假或有此也事而夷簡曰君不負臨

賀謂假或有此也報知已之恩肯吾國乎他日必盡忠不負矣

篤義類

還所付金

宋范仲淹字希文益文正少貧悴因常與一術

者遊會術者名術者病篤其使人呼仲淹而告

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銀吾兒幼不足以付子

以付子即仲淹郎以其方書與鍊成白金一斤

封誌納仲淹懷中誌記仲淹辭孫而術者已絕

盡氣後十餘年仲淹為諫官宋真宗時術者之

子已長上仲淹呼而告之曰汝父有成術惜之

死矣汝尚幼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

還汝出其方并白金封誌宛然授與其子所封

付如時

讓所寄金

宋包孝肅公拯字希仁益孝肅名尹京時為京

尹人有以金銀繒錦寶二篋託付於相知

知已數年而死已彼人歸其子知者以金

其子子曰我父在日未嘗一言以白金委

委付但無契券之驗以証驗始長者之

也謂是誤記真所付也其人曰者云我躬也

孝其妻娶里人蒙
不自兒遠逃

還婦翁產



翁死家財俱付治
招婦妻產不私毫

有仁有義依正業
无付无尤復顯家

爾父所付豈待效券與汝為驗哉兩人相讓無
敢當承也以為父无所寄不當受各盡其心惜乎以
失其名不得表其人遂持以白于官相知者以
告官于官孝肅驗究其實事之實斷與其子以金刑
于官足者之子

還婦翁產

宋張孝基娶同里富人女富人只有一子不肖
曾所逐之父逐其子富人病且死盡以家財付孝
基與治後事父以才產悉與女婚經歷數年其
子丐於途所逐之子孝基見之惻然謂曰感然
勉汝能權園乎無衣食答曰如得灌園以就食何幸孝
基使灌園其子甚勤勉力孝基之改前復
謂曰謂能管庫乎掌資財答曰得灌園已出望
外况管庫之事又何幸也孝基使管庫其子馴
謹無過善也音修孝基察之察也知其能自新除

惡日不復故態自承前且遂以其父所委不產
歸之委託也其子治家勵操勉勵為鄉當義事
改過而後孝基卒其交數軍旌嵩山忽見旌
旗旌旗御兩野即野如守士大臣似又藉視坐
車者乃孝基也領也登善則植其友前且
詢其所以其故孝基曰吾以还才產事上帝命
主此山也嵩山之神言訖不見其友皆從善

清濁量

証証水潔者而漬
沈濫須登易邑頃



鄭氏嘗謂此度曰里
黃生不見視鄙

新刊校正詳明日記大全卷之五

○寬弘類養其德性處其仁心乃是行已之道

清濁量

後宗黃憲字叔度世貧賤父年未冠氣象温厚

温厚荀淑之謂袁閔曰子国有顏子閔曰吾

叔度和皆名士也載良名士才高倨傲見憲必

正容其母曰汝從牛医見来和良曰不見叔度

以為不及既觀其人則悟之在前忽然在後難

得而測不可陳蕃周卒姓名嘗相謂曰時日之

間不見黃生鄙吝復萌郭林宗當世

过袁閔不宿而退從憲累日方还或問之或人

宗所过袁閔黃憲二家林宗曰奉高之器奉高

字也器器言諸沈濫濁易挹謂袁閔中如

易於叔度汪上若干頃破汪上水盛之不清堯

量於叔度汪上若干頃破汪上水盛之不清堯

温仁多恕淡文飾
倉卒何曾遽色焦



引命莊嚴冠帶已
神清貌神

神色不異

之不濁也 不可量也

神色不異

後宗劉寬字文恭 桓帝朝典歷三部

温仁多恕 温仁多恕 温仁多恕

未嘗疾言遽色 未嘗疾言遽色

肉羹翻汚朝衣 肉羹翻汚朝衣

爛汝手邪 爛汝手邪

喜怒不見

宋王文正公曰 宋王文正公曰

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

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 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

已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 已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偶不喜肉

其飯公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惟不發人

之过皆類此

長厚類與人先校

認金不辨

岩直不疑 岩直不疑

同舍有告婦 同舍有告婦

疑謂不矣 疑謂不矣

金償不矣 金償不矣

失之主亡金 失之主亡金

為長者 為長者

與馬不爭

卓茂 卓茂

而皆愛慕 而皆愛慕

茂心知其謬 茂心知其謬

馬主別得 馬主別得

認金不辨

長厚寬仁崇子康
有人認馬解鞍鞞



後來別得亡之
乃送歸不聞強

性寬仁恭愛鄉故 性寬仁恭愛鄉故

嘗出行有人忍其 嘗出行有人忍其

解與之 解與之

乃送馬射之 乃送馬射之

高明大度出遊時
路遇行人認馬牛



遂与心之还叩罪
物刑机類親温柔

誣牛不校

代錢不言

自陳重字景公鄱
人 孝廉 在郎署屬

有同舍郎負息多數十萬
負欠也息欲就人債

主日至請求先已
取同舍郎督重乃密以代

還之
不使同舍郎知即後竟知而厚辭射之其

代紀重曰非我之為當有同姓名者
言代還者

也終不言惠
言其恩重義如此味重輕才

後宗劉寬
嘗行路有人失牛者乃就寬

車中認之寬无所言
辨直之下駕步歸之乃自

歸有頃也
認者得牛而送還遂以沒忍之牛

寬叩頭謝曰
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

何謂謝之州里服其不校也
皆悅而從化

○廉介類
不以汚行而失其德故謂之廉介

不汚拾遺

魏特人樂羊子
嘗行路得遺金一餅

還以與其妻
上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

仲水名盜泉
飲者不受嗟來之食

未食餓者
下食而死况拾遺求利之物而求為

吾已以汚其行乎
羊子大慙乃捐

不受妄與

周孔伋字子思
魯人貧居於衛緇

道之狐白裘
○賻也恐其不受因謂之曰吾

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不受子方

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
伋聞之俗言妄

不汚拾遺



緇袍無裏夜清優
子方曾聞奉白裘

妄与不當如經
愛身乃心逐清流

東萊太守道至信
王侯恩饒千金

暮夜畏知



長謂四知
清白不私

與如棄物於溝壑安與謂義不仍雖負不忍以
身為溝壑是以不敢當當受

不受石硯

宋孫之翰人嘗與一硯值錢三十千孫曰硯有
何異而如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潤為賢賢勝也
此石呵之則水流曰一擔水終值一文何用竟
不受

不欺類

立心以忠信
不欺為主本

暮夜畏知

揚震字伯起遷東萊太守當之郡也後道
經昌邑昌邑故所與荆州茂才王密故舊也
有茂金而驚幸之為昌邑令其時密作謁見
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謝其薦幸之
恩震曰故人知君上不知故人何也人稱王密

苞苴不污



為人清介有裝寬
適致苞苴即旋安

刺史公樓逢見問
不欺公與妻婦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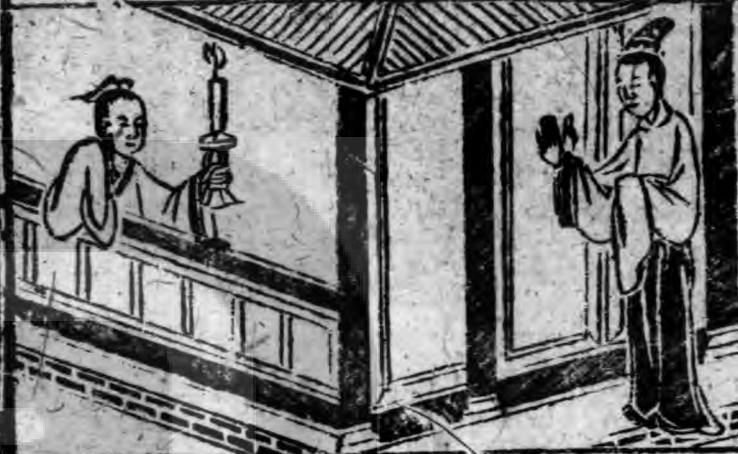
曰君言我知尔而奉之尔何不密曰暮夜無知
知我之心言已之心非貪利也
者震曰天知神知予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懷而
出震性公廉不受私謁見者不容受之子孫常
蔬食步行故舊或欲令開產業開即震不肯
曰使人後世稱為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
何乎與子孫清物之美名
豈不勝則產之汚濁

唐高誥

唐高誥字為潤州刺史有女擇所宜歸教曰
會休日遇公事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墜箴者
者於計該諸吏說問曰參軍裴寬居也參軍
誥問狀使人問寬所答曰寬義不以苞苴污家
包子余女適有人以鹿為餉武亮反
而去致饋者不敢自欺其故痊之
嘆異以女歸之

男入獨處女夜房居
夜暴風摧婦室廬

閉戶不納



屋有閉戶不納何致

○貞潔類

明燭避嫌

魯特人顏叔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此
居也一女子趨而投之趨也叔子使執燭於手
燭盡焚燎以繼其明至明不二志明也以篤行
如此

坐懷不乱

魯柳下惠魯大夫姓展名禽遠行歸遇夜宿於
郭門外頃間刻也刻也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
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覆去至
曉不乱

閉戶不納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釐婦寡而亦獨處一
室夜暴風雨至釐婦室壞趨而託焉託寓男子

布衣之心



孔君家世傳全書
曾上崔家善友均

事奉勸其同志
布衣之心

閉戶不納釐婦自牖與之言子何不仁而不
我乎男子曰吾聞男女有六十不同居今子
吾亦幼是以不納汝也釐婦曰子何不若柳下
惠嫗嫗不建門之女少休嫗育曰國人不称其
亂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
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問之曰欲學柳下惠
者未有似於此者則於至善可謂智乎則見其
可此入

○隱逸類

布衣之心

後漢孔子建世傳古文尚書即書勤勵其孝以
德行為本與崔家友善及家事王莽勸子建仕
答曰吾有布衣之心子有衮冕之志不欲事王
各從其所好名於世且夫功名富貴孰無是

元門力享有王通
志抱經論濟世功

君隱河陽



親詣長安陳治策
放而不用隱忘踪

心馬在乎遂其志而已苟弗遂進退之機豈
明哲哉

鼓琴河汾

王通字仲淹龍門人篤志力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

百姓也西遊長安隋建都見隋文帝於太極殿

奏太平十二策不見用有可致天下大居河汾

教授生徒續詩書備五經房杜王魏等杜如晦

鼓琴於河汾亭有釣者過而嘆曰居山澤而廊

廟之志

結廬孤山

結廬孤山

林甫字君復刻志於學志勵卒結廬小孤山

在湖州與漁樵往來甘於澹泊有高節真宗賜

號和靖先生著雙鶴通或遊西湖諸寺有客

至童子放鶴即掉小舟而歸喜吟梅詩為世所

恭謹此教人謹言行

居無惰容

劉安世字器之益忠定儀壯魁弘聲吐如鐘

見賓客談論踰時喻且體無歇側有背竦直身

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性嚴毅雖家居無惰容

燕必危坐

燕必危坐

蘇頌字子容字量闕博喜溫不形於色尤謹

禮法雖然居必正衣冠危坐家人莫見惰容平

生未嘗問家人有無所得俸賜居官俸祿及隨

即散用克自儉薄每食不過一味胡文公曰人

世味淡
薄方好

儉朴

居無惰容



喜溫无形于量寬
居危坐正衣冠

所負俸賜頗多寡
散用支持儉薄安

兩為樞密五拜藩
位射高而志俞論

綿服木床



後主師惟清儉
綿服胡床綴所解

綿服木床

宋曹武惠王彬謚武惠名兩總樞密兩不為五

守藩屏即守用之藩屏位愈高而志愈下不為五

厚而憂愈深不蓄贏餘為子孫計不樹私黨為

門館恩館立也門所居之宅僅蔽風雨敗簷疎

牖不堪其憂而王處之恬然省若恬然安食無

當梁衣也文綵喜愠之色家人不知湛然澄

波湛然清真鏡其深家人不能後為主帥膺我

寄膺受也我寄終書訓練夜警怒衣弋綿袍坐

素木胡床暨諸宿從法環坐於野衆笑曰豈有

國戚重臣其簡儉如此

嘗眠紙帳

本朝胡侯名壽安字克仁世家新永樂時為新

繁令常以古靈先生教民之言諭鄉耆里甲俾

知親睦安分之道率皆從化侯性清儉不

靡任官惟菴衣糲食如芻布士嘗眠一紙帳自

題句云紫絲步幃最奢匪卧雲眠雲自一家雲

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侯淡之情

○勤儉

運甃勵志

晉陶侃上人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公事

輒朝運百甃於齊外暮運於齊內甃音甃甃人

問其故問其所答曰吾方致力中原時東晉

中原之也石怡過其優逸恐不堪事侃恐

所逸侃出當大事則不其任其勵志勤力

皆此類也嘗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日

影至於衆人常人與聖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

運甃勵志



分陰可惜豈優荒
公事無煩志不忘

運入勵勤甃內外
問之故於流河富

荒醉生無益於當時死無聞於後世是自棄也

不修細行營身狂
歲檢時曹公老榜



三害未除渾似禍
博收射虎所廷良

佩後立功晉
為太尉至三公

改厲除害

晉周處 上字子隱齊。齊音依脊骨也其力不
脩細行小節州里患之州郡無當肯自知為
人所惡去聲也慨然有改厲之志周處嘗張貌謂
父老曰今時檢歲曹何苦不樂父老曰三害未
除何樂之有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蛟并子為
三害周處也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猛虎
投水搏蛟蛟遂勵志好學心存義烈言必忠
信克己其年勝去已私曰州府交辟周處
惟一念悔悟克己私故能變血氣之勇而為
義之綱以其才德之可取州郡衆論交薦序之
改過而其善

泣涕投劍

抱璞自泣



得璞於山楚下和
獻君二次刑肢摩

文王即位猶慎位
使理其尸見玉河

晉戴淵字若思少好游俠游蕩豪俠常在閭閻
間劫掠陸機還洛陸機當利名士輜重甚盛淵
物陣淵在岸上擲胡杜楮揮左右皆得其宜淵
既丰姿鋒穎利秀雖處却事神氣九異神彩氣
他機於船上迷謂一曰鄉才如此亦作劫邪疑
由是汚名非實於後亦玷波之宗親矣淵
泣涕投劍而歸淵感陸機之歸改其過孝友敦
善有仁義之風機珍重之淵貴便與定交遂與結
操字類

抱璞自泣

下和將荆山得玉璞玉在石末奉獻武王武
王使玉人相之曰石也以和為詐而則其左
足則刑及文王即位武王崩和復獻之玉仲
人相之曰石也又以和為詐而則其右足及刑

帝妹胡陽更適夫
媿臣容貌采弘霄

不肯易妻



易妻惟愛糟糠重
固信黃絲不合故

王立瑜之子和又欲獻恐見害乃抱璞哭於荆山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蓋淚絕血流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別者多矣子何哭之悲邪和曰吾非然別也悲夫實玉而題之以石以貴貞士而名之以詐以直五是以悲隨使去獻王王使玉人琢其璞而得玉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不肯易妻

命取各以號之
後漢宋弘字仲子為太尉帝妹湖陽公主帝光天許之公主新寡帝與論群臣以微觀其意意所主曰宋弘威儀群臣莫及帝曰試圖之圖後弘被引見帝王坐屏風後帝因謂弘曰諺言富貴易妻人情乎易音亦改也。謂俗諺常有此語如情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

清恐人知



徐州刺史入朝京
武帝言卿與父清

臣不如親人不田明
父清人恐請卿居心

下堂曹康負賤粗食之屬李聖貧之道以操守為志帝曰謂主曰願也事不諧矣皆偶也飲泉不貪

晉吳隱之字處嘿有清操法去聲為廣州刺史未至州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有死厭之欲厭於馬反包也隱之至泉所酌而飲之因賦侍曰古人云此水一飲壞千金試使夷齊飲伯夷孤竹君之二子武王伐商夷齊終當不易心以不食周粟而死古之無土也泉而飲其平日之廉節也在州治民清操喻所過年於前特

自持類

清恐人知

晉胡威字伯虎為徐州刺史清絜不污情直入朝武帝察其父清謂威曰卿與父孰清矣

忠臣每特身
等上之懷陸族親

一生忠恕



戒子責人而責已
聰明雖有敢說

日語五
君呼臣 对曰臣不如也帝曰卿父以何為勝
对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恐人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終身不勤

賈意字直馬中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
為守特范仲一為賈公射文正曰其晚進自
免進晉偶得第日登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
憂不顯惟不欺一字可以終行之數語延不矣
去立賈公記其言不忘每語人曰吾
得於范公者謂所得平生用之不盡也

一生忠恕

宋范仲宣公名也仁字亮夫嘗四我平生所奉
唯得忠恕二字寬又之謂一生用不盡以至
立朝接待僚父親睦宗族未嘗清吏离此又戒
子弟曰人雖至愚則人責明雖有聰明恕已則

高人知足返田廬
王管東門餞二疏

知足不辱



豈是不榮天子祿
後服只那使又開居

昏但責人之心責已之心恕人謂見也
當无是不善我有是善亦要他有
足善推此討度之心此乃恕也 不患不到聖
賢地位也

勤謹和緩

宋張觀去聲為參政遇事從容詳審樂急多至
勤劉器之名安初第与二同年應試請教張曰
其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勤則不至
勤謹和既聞命命不以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
色曰何嘗教聲資緩不及事且道世間世事不
因忙後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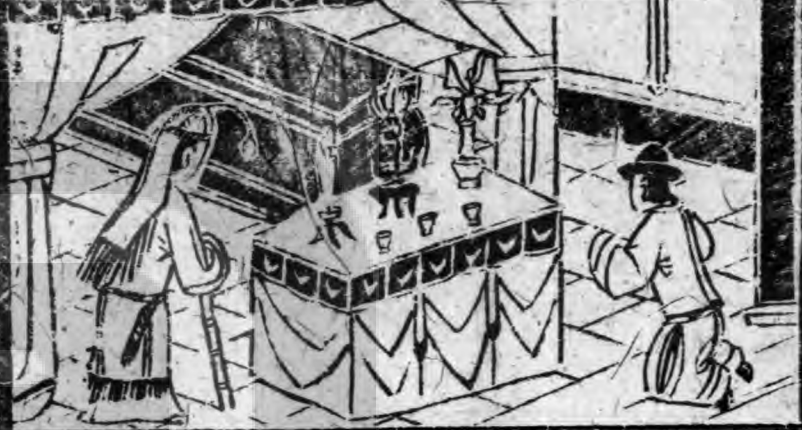
恬退類

知足不辱

崇疏廣字仲翁東海為太傅皇帝立皇太子
後服只那使又開居

非耕不食漢貧儒
義讓茶碗德服俱

屢 不 碎 就



大尉舉才請不就
祭之乃往真雞蕪

清平樂道昭堯夫
居處名為安樂偶

飲 不 至 醉



飲酒微醺先過度
窮通文易理河圖

子疏受為少傅父子並為師傳朝廷以為榮顯貴在位

五歲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始而不

也功遂身退天之道也遂成也廣引老子今官

成名就不去恐有後悔豈如婦老故鄉以壽命

終不亦善乎即自上疏乞骸骨人臣委身事君

乞骸骨而歸帝許之加賜黃金二斤太子贈五

十斤公卿大夫故人設帳於東門外東門長安

送者車數百路觀者皆曰負哉

二大夫世謂之叔姪榮身痛故鄉是故好名而

名必察利而不不知止者其利必失嗟名者

者辱失利者置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高尚類

屢辟不就

徐擇字孺家貧常自耕稼非已力不食祭

嚴父案所居服其德所居之地也屢辟不就高

不士日夫功名富貴人孰無乃擇精川樂

是心焉在乎遠其志而已乃擇精川樂

處而居放之清泉石漱傲烟霞以寄夫慕

樂我詩綴文以自適嘗為太尉黃瑛所辟也

瓊卒乃往設鷄湖祭而夫不告姓名

。自適類

志不在魚

張志和字子真號玄真子因所居居江湖自

稱烟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餌餅子以志不在

魚也陸羽嘗問其與往來者陸羽亦對曰太虛

為室明日為行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

有往來

飲不至醉

宋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自負淮才堅苦刻厲

居各四十年安負樂道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



原件短缺

P11下半页缺

三

